

DAUGHTER

“80”儿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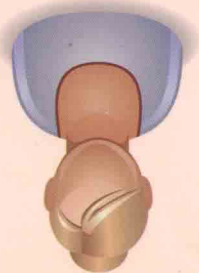
李
绵
星 著

“60”婆

MOTHER



VS.



80后媳妇遭遇60后婆婆，
如何去赢得属于自己的幸福……

书中自有婆媳经，书中自有相处道

且看独生子女时代的新婆媳关系！

上海文艺出版社

“80”儿媳
“60”婆婆

李
绵
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80”儿媳“60”婆/李绵星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7-5321-3934-7

I. ①8…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6811 号

策 划: 魏心宏

责任编辑: 乔 亮

封面设计: 钱 祯

“80”儿媳“60”婆

李绵星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85,000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934-7/I·3028 定价: 1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80”儿媳“60”婆

李绵星

—

尹剑兰家的牌局总是周六下午一点开始五点左右结束。这一习惯已经坚持了五年,无论刮风还是下雨几乎雷打不动,四个牌友除了夏秋冬住得远些,其他两位都是邻居兼狗友。偶尔三缺一时大都是作为主家的尹剑兰临时有了实在脱不开身的急事,当然这样的状况少之又少,两三个月也不见得出现一次。自打尹剑兰家搬进“鼎盛”庄园,这一习惯就像工薪阶层的双休日,让身为全职主妇的尹剑兰,从周一一直巴望到周五。

“鼎盛”庄园坐落在市区东北角,十年前,这里最早是某房地产老板建在郊外的高尔夫球场,原本是一片种啥啥不长,保种不保收的沙包地,种了一季庄稼除去化肥、农药、人工,能保住种子钱就算没白干。听说房地产老板想要买下这片光投入不产出的沙包地,老百姓就像两只手捧着块烫山芋终于找到了替换的下家一样,仨瓜俩枣地就甩给了他。业内业外没人看好这片地,除了流经沙包地的那条小河可以称得上资源外,外人看来,房地产老板纯粹是拿钱打水漂儿。

十年来，房地产老板没少在这片地上烧钱，先是翻整土地，请来了专家改良土壤，又按照国内顶级高尔夫球场的标准规划设计，斥巨资买来草皮和名贵花木，光球童和维护工人就比当年在这片土地上耕作的农民不知道多了多少倍。

高尔夫球场终于建好了，偶尔见几辆车拉来几个、十几个拎着杆的男女比划那么几下外，剩下的就是老板的亲朋好友到撒了鱼苗的小河边钓钓鱼，除此再无人问津。房地产老板成了全市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老板媳妇也因为老公的盲目烧钱险些与他人脑子打出狗脑子。

后来，随着市区东扩，球场逐渐成为了市区的一部分，土地增值很快就超过了老板的投入。老板懂得经营，将高尔夫球场一部分建成了楼堂会所，一部分开发成了私家别墅，既配套了城市规划，还确保了财产不断升值。

楼堂会所出人的都是实力雄厚的商界精英，私家别墅是限量版的经典豪宅。尹剑兰第一次没和老公谢志远商量就私自做主，定了一套当年可与北京、上海市区最繁华地段的房价媲美的别墅，在她看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天经地义。

起初，谢志远对此颇有微词，倒不是在乎这数百万房款是否物有所值，而是觉得没必要这么炫富。尹剑兰不以为然，她的理论是富人在穷人面前再怎么装孙子也有炫富之嫌，在富人圈里再怎么充大尾巴鹰没准还是瘪孙。等级越近，人际关系越和谐，反差越大，活得越不踏实。

百十套豪宅落成的时候，除了十几家陌生的来路不明的外阜人，其余的都被谢志远这类私营老板和年薪制的国企老板认购一空，政要们无一涉足，倒不是他们没有购买能力，而是凡有些政治头脑的大小政要

都知道,要想仕途通达,他们才真正是不该炫富的一族,即使没人纠缠房款的来龙去脉,可傻瓜都知道光是那让人咋舌的物业费就不是他们的工资能负担起的。

起初搬进来,除了感觉房子比原来的大,小区内外满是宜人养眼的碧绿,空气也比拥挤的市区清爽了许多外,谢志远没觉得还有其他不同,住久了,谢志远才发现妻子说的诸多好处正逐渐地体现出来。

比如,以前谢志远多晚开车回家,只要在小区门口看见老街坊,无论多累多没心思也得停车打下招呼,若不,扭头就会被人骂得瑟、烧包。虽说自己的家业都是起早贪黑、摸爬滚打奔来的,可光明正大、守法经营了这么多年,谢志远也没有过与街坊四邻平起平坐的感觉,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眼神经常让他有种小偷的感觉,好像他们的贫穷不是他们自身的原因,而是他窃取了本该属于他们的财富,他没有理由不在他们面前谦恭,更没有理由不夹着尾巴做人。

现在他不想停车就可以径直开进自家车库,偶尔碰见熟人没打招呼,相互也能理解,都知道创业、守业的不易和辛苦,根本不会与怠慢挨边儿、与财大气粗搭界。更让谢志远感慨的是邻里都在商圈里混,免不了互通有无,如今人脉就是资源,遛弯儿聊天儿,脸熟了话投机了商机也有了,远胜过那些吃请收礼维护的关系。

到底是跟随自己打拼了那么多年,谢志远不得不承认,在这件事上,妻子比自己有远见。

谢超凡还没进门就知道家里的牌局还没有散,妈妈几个在屋里酣战的时候,她们的爱犬也在院子里你掐我咬得正欢,听见谢超凡脚步,

狗儿们停止了内战，同时狂叫了起来，自家的松狮贝贝更是殷勤得不行，前钻后窜的摇尾乞爱，谢超凡对待狗从没有像妹妹谢小煜那样耐心过，他用手一指墙角，刚才还在同伙面前狗仗人势的松狮立刻低眉顺眼地躲到了墙角。若不是急着回家看球赛直播，谢超凡才不会这么早从球场上回家呢。进入高三以来，学校一个月才准许休息一个周末，这难得的两天除了完成作业，谢超凡几乎有空儿就去打球。

妈，阿姨！谢超凡打了声招呼就一屁股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打开了电视机，里面正好放着中国国家足球队和某外国球队的友谊赛，上半场刚过20分钟，比分已经0:2。谢超凡顺手抄起茶几果盘里的苹果，眯着眼仔细看了看屏幕上的国家名——FIJI，想起伙伴们调侃国足的那句“看中国足球，识世界地理”的名言，不禁哑然失笑，尽管国足已经沦落到避强凌弱，四海练兵，依然难减谢超凡的兴趣，像许多这个年龄段的男生一样，“球”一直是他心头的最爱。自从学校为了考生安全考虑，禁止高三学生踢足球后，课余时间除了能打打篮球外，足球只得周末回家时在电视机前过过瘾了。

夏秋冬一边抓牌一边回头问谢超凡，超凡，我们家陈晨没和你一块啊？

谢超凡头也没回，他啊体育馆呢，正和别人“斗牛”呢。

尹剑兰问，儿子，啥叫“斗牛”啊？

夏秋冬白了她一眼，抢着说，“斗牛”你都不知道？周杰伦有首歌叫《斗牛》，你儿子的意思是球场上连我儿子就两人打球，你争我夺的，像俩公牛！是吧？超凡？

谢超凡笑着回答,夏姨,您答对了,一百分!

尹剑兰和另外两个牌友被逗得捧腹大笑。

夏秋冬叹口气,唉,我们家陈晨见了篮球比见他爹都亲!你说人家超凡也爱打篮球,可人家是学习、玩两不耽误,我们家陈晨是主次颠倒,尹姐,还是你命好啊,老公那么能干,儿女齐全还这么争气,你就输我们点儿吧,别好事都让你一人占去!

四个牌友里就夏秋冬不住在“鼎盛”,她老公陈自强是市某银行的副行长,属于那种即使有钱也不敢在这里置业的一族,尽管如此,夏秋冬也难免心里酸溜溜的,虽说她们玩的输赢不大,可每次不赢她们些,夏秋冬心里也不平衡。

尹剑兰笑着说,你手气不行别找理由,你还在乎这么点儿输赢?谁不知道你家是开银行的?

另一个牌友也随声附和,就是,你家陈行长大笔一挥,哗哗哗的你就听响吧!

夏秋冬说,讨厌!俺家老陈那叫使唤丫头拿钥匙,当家不做主。哪像人家超凡爸,那才叫哗哗的呢。

尹剑兰说,你说你老攻击我干吗?要不你不开胡,心思都用在琢磨人上了。

夏秋冬说,我不是在琢磨你,我是在替你发愁,你说你家这么好的条件,儿子又这么优秀,赶明儿得啥样的儿媳能配上你家超凡啊?

尹剑兰看了眼儿子,哪儿挨哪儿呢?我儿子刚这么大哪儿就该考虑那事了。

牌友说,还早?现如今的小孩儿们,初中就写纸条,超凡都高中了,

说不定——

夏秋冬扭头问，超凡，告诉阿姨，有女孩儿追你没？

夏姨，您说什么呀？妈，我去您屋看球赛了。谢超凡实在被她们吵得看不下去球赛，关掉电视，起身去了楼上父母的卧室。

牌友打圆场，看看给孩子说不好意思了，顶你夏姨没溜儿。

夏秋冬说，据我的经验，超凡这反应，八九不离十，哎，尹姐，你还是赶紧考虑考虑我刚才说的话吧。

牌友说，有啥考虑的？尹姐家这条件打着灯笼没处找，啥样儿的儿媳找不着？我担心的是到时候别挑花了眼。

另一牌友拍拍尹剑兰的手说，尹姐，到时候请我们几个当你的亲友团，过不了咱姐几个的法眼不能登这个门儿，要不，尹姐天天惹气不说，咱这牌场也得散，你们想啊，人家小姑娘一嫌咱们烦，尹姐再做不了主，咱哪还有脸玩下去？

尹剑兰打出一张白板，笑着说，嗨！说说的跟真的似的，好像我儿子明天就要娶媳妇了。反正我儿子找对象，不仅要入他的眼还得对我的心思，要不，我这片家业不白瞎了？你们说我这要求不高吧？

牌友们随声附和，不高，不高。

四圈牌打完，尹剑兰送夏秋冬她们出来，院子里，女儿谢小煜和狗儿们玩得正欢，谢小煜左手抱着博美，右手揽着贵宾，怀里拥着自家的松狮贝贝，亲热得就像它们中的一分子。见主人出来，博美和贵宾从谢小煜的怀里窜出来，扑向主人，谢小煜依依不舍地与它们告别，叫着它们的爱称道着再见。

谢小煜对狗儿们的爱远远超越了主人与宠物的局限,不管是什么品种,不管是别人的爱犬还是街上的流浪犬,谢小煜都一视同仁,不像有些大人只爱自家的宠物,对别人的宠物又吼又打。有一次下大雨,谢小煜在门口看见一只拐腿的流浪狗,无家可归,硬是不顾父母的反对冒雨把自家的狗粮送到了门口,若不是尹剑兰提醒她患病的狗会把病菌传染给贝贝,而谢小煜又视贝贝为心头最爱,谢小煜是不忍心弃之不管的,回到家时尹剑兰分明看见女儿的眼角有些湿润,这点儿常让尹剑兰诧异,在她眼里一向没心没肺的女儿怎么会为宠物这么动情?

狗主人牵着狗前脚刚走出家门,尹剑兰送客的笑容还没从脸上退去,谢小煜就冲她喊了起来,妈,你还不赶紧给我做饭去哪,你想饿死我啊?天天就知道玩麻将,不管别人死活!

尹剑兰看着猫皮狗脸的女儿,气得不知道如何是好,贝贝扑向她,在脚下摇尾献媚,她俯身抱起贝贝,爱怜地点了下狗头,这臭丫头,越长越没样!还不如俺贝贝懂事听话呢!跟随女儿回了屋,却见女儿早没事人一样坐在哥哥刚坐过的沙发上,抱着自己的饼干桶边吃边打开了电视机,里面一位长相有些对不住观众的超女在劲舞飚歌,谢小煜咋呼着,妈,快看!鸟大了什么林子都有!那叫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尹剑兰纠正她。谢小煜撇了下嘴,老土!没空儿跟您废话,忙您的去吧!

尹剑兰放下爱犬,见天还早,决定先收拾好牌桌和刚刚搞乱的屋子再做饭。尹剑兰是个爱干净的人,平时最看不得屋里不整洁,无论多忙不把屋子收拾干净,绝对睡不着觉吃不下饭。

这洁癖自打她嫁给谢志远那天开始,从两间低矮的公房一直跟到了如今的别墅,非但不见任何减缓反而有变本加厉之势。扫到女儿脚

下时，尹剑兰正要喊女儿抬脚，忽然茶几上儿子的手机信息铃响，准是儿子忙着上楼看球赛，把手机忘在这里的，尹剑兰停了下，抬头望了望楼上，卧室里传出的赛场解说员的声音抑扬顿挫，像打了鸡血一样亢奋。想起刚才牌友们的话，尹剑兰伸手拿过手机，谢小煜瞥见了，翻了下眼皮，阴阳怪气地说，自觉点儿，那是隐私耶！尹剑兰气得剜了她一眼，臭丫头，别跟我整词儿，全世界的人都有理由跟我讲隐私，只有你和你哥没资格跟我讲！谢小煜问，为啥？尹剑兰拍拍肚皮说，因为你俩就是我最大的隐私！别忘了，当年你是从我这儿开膛剖肚挖出来的，我还没跟你索取隐私寄存费呢。

谢小煜摇头抱肩一副嫌她不可理喻的样子。

尹剑兰打开手机，信息栏弹出一行字，差点儿让她晕倒，老公，又看球呢吧？作业写了吗？尹剑兰哆嗦着手指翻阅着，在已发送信箱里，儿子的信息更让她汗颜，老婆老婆地叫得比他爸谢志远叫她还亲还露骨。这个叫林丹枫的女孩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儿子大考前为她鬼迷心窍，勾魂分心？这不是要坍他们谢家的台吗？她不敢设想几个月后儿子若高考失利会是怎样的后果，扑通瘫坐在了沙发上，像是被谁当头一棒。

谢小煜瞥了一眼失魂落魄的妈妈，洋洋自得地说，不让你看你非看，惊着了吧？用不用我帮你解读解读？

尹剑兰神经质地将手机攥紧在胸前，那样子像怀揣着一枚炸弹，她仿佛听见这枚炸弹在儿子身边倒计时的嗒嗒声，还似乎看见了女儿已置身于它的爆炸范围之内。

她不能无动于衷，更不能坐视不管，她狠狠地瞪了女儿一眼，压低声音说，臭丫头，敢给你哥通风报信，你的MP4就别指望了。说完不等

女儿回答，攥着手机直奔了儿子的卧室。

二

夏秋冬走出“鼎盛”庄园就给老公陈自强拨电话，电话里老公说他正和谢志远说事，晚饭不回去吃了，夏秋冬说，告诉谢志远，他老婆又赢了我三百块，哪天他得加倍补偿我，不补，就别管他的闲事啊。电话那边听见谢志远在里面开她玩笑，喊她“少一春”，夏秋冬的心这才放下来，看来今晚老公确实有饭局，没有骗她，最近这段时间老公总是找借口晚回，让夏秋冬疑神疑鬼。

谢志远喊夏秋冬“少一春”源自去年“六一”儿童节。那天，谢志远莫名其妙地收到了一个信息：通告：今天是你的节日，祝你节日快乐！请速到幼儿园领取棒棒糖一个，擦鼻涕绢一块，开裆裤一条，尿不湿一个。特此通知！！谢志远看着这个陌生的号码以为是哪个小朋友发错了，回了信息说你发错了吧？我女儿都不过这个节日了。对方马上回复说，今生最大的愿望是想与你：先过儿童节，再过青年节，再过情人节，再过母亲节，再过父亲节，再过重阳节。谢志远回复说，你谁呀？对方回复说，你猜猜，猜对了奖励你一朵小红花！谢志远觉得无聊，当即将对方号码添加进拒绝列表。晚上回家和妻子说起此事，没想到尹剑兰筷子都没打，能是谁？准是夏秋冬！她也给我发了。谢志远说不会吧，显示的不是夏秋冬的号码啊？尹剑兰说前天她逛商场手机被偷了，今天新换的手机和卡号，你看是不是这号给你发的？尹剑兰拿过自己

的手机念了一组号码,谢志远一看果然是,只好又从手机拒绝列表里把夏秋冬的号码调出来,给她回复了条信息损她,我看你真是越活越年轻了,手机丢了还有心思装嫩呢!叫什么夏秋冬啊,叫“少一春”得了,往后你的任务就是恶补青春,活一年少两岁,人生目标负一岁!夏秋冬回复他,讨厌!你才需要重新“回炉”呢!

夏秋冬“少一春”的绰号就这么被叫开了,好在这绰号只局限在少许好朋友知道,夏秋冬也不计较,人熟不讲理,各种场合她也没少拿谢志远开涮。给老公打完电话,又给儿子打电话,打了两遍都没人接听,夏秋冬发了信息给儿子,晚饭自己解决吧,我得晚些时候回家。

庄园门口,夏秋冬坐进出租车,说了句,去江南女子会馆。

天落黑时,陈晨才和伙伴结束打球,汗流浹背的走进更衣室,换好衣服和伙伴一起走出体育馆,推着自行车各奔东西。打了一下午球,陈晨感觉饥肠辘辘,恨不得进家就吃上现成饭,他掏出手机想给妈妈电话。发现手机显示的两个未接电话都是妈妈打来的,再看信息才知道晚饭要自己解决了,陈晨知道妈妈准是又忙那些中着不着的事去了,才不会因为他每月才休一个双休日改变她的日程安排,在他心里爸爸是有事忙,妈妈是无事也忙,在他们身上很少能体会出别的父母对儿女的那份疼爱 and 娇宠,如果说别人家的孩子是家养的,顶不济是散养的,那么他则是纯放养的。

陈晨决定去吃肯德基,既解馋又快捷。肯德基是他的最爱也是他的最恨,如今身高一米八的陈晨由无数个炸鸡翅、汉堡包堆积起来的体重已经成功告破两百斤大关,眼看就要和他的偶像“奥胖”(NBA著名

中锋“大鲨鱼”奥尼尔)同密度了。

出租车将夏秋冬拉到“江南女子会馆”，夏秋冬走下车，没有直接去会馆，而是朝马路对面的“美廉”快餐店走来。打了一下午的麻将，尽管在尹剑兰家吃了一些水果，可她担心做精油保健时间太长肚子会饿，决定先买点小吃垫补垫补。

这家“美廉”快餐店是会馆的会员推荐的，饭菜不但味道好还卫生，吃了几次后，夏秋冬从侧面也知道了这家小店的一些底细，两个比她大不了几岁的女人都是市色织厂的下岗职工，一个姓吴一个姓柳，合伙经营这家十几平米的小店。姓吴的叫吴丽宏，是报社林副主编的前妻，几年前，林副主编娶了比女儿大不了几岁的业余女作者，抛妻弃女，老夫少妻的在圈里闹得沸沸扬扬，同在文化系统市戏研所档案室工作的夏秋冬比任何人都清楚这段绯闻。尽管心里同情吴丽宏，隔三差五地也会光顾“美廉”，可夏秋冬无意走近她，进出江南女子会馆的女人与散发着油烟气的快餐店女店员搭讪只会自降身份。

还没到吃饭时间，快餐店门前顾客稀少，夏秋冬发现今天店里多了个和儿子年纪不相上下的女孩子在卖饭，走近前对女孩儿说，给我拿三个水煎包。

林丹枫听见招呼，马上拿着快餐盒装了三个还冒着热气的水煎包递了过去，阿姨，您来得真巧，刚出锅。夏秋冬发现这个貌不出众的女孩笑起来让人觉得很舒服，不由得多问了句，你新来的？林丹枫笑着说，不是，阿姨，今天学校放假，我过来帮妈妈忙的。夏秋冬又问，你在哪个学校？林丹枫说，阿姨，我在市一中读高三，我们一个月才休一个

周末。夏秋冬心里一动，和儿子是同学，恐怕这个女孩就是林副总编抛弃的女儿，看来真是应了那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夏秋冬想确认一下，朝里面探了下头，吴丽宏正和柳翠花在里屋操作间忙活着，夏秋冬问，你姓林吧？林丹枫将零钱找给她，点点头说，阿姨，您认识我？夏秋冬接过零钱，拎起水煎包甩下句，我和你爸都是文化系统的。转身朝对面的女子会馆走去。

林丹枫看着夏秋冬袅袅而去的背影，脸色通红，抿紧的嘴角似乎在用力咽下什么，微蹙的眉毛下，眼神里有着她那样年龄的女孩子不该有的忧郁。

白如雪陪宋歌逛完商场，两个好朋友一起来到肯德基。宋歌要了双份的奥尔良炸鸡翅，外加两份饮料，当然宋歌也付了双份钱。难得休一个周末，宋歌早就想给自己换副苹果牌的 MP4，约着白如雪陪自己一起来选，买好后，宋歌当下就把旧的 MP3 送给了白如雪，她知道白如雪的父母是无力给她买这些非学习用品的，就像现在吃肯德基如果不是宋歌坚持，白如雪宁愿回家喝粥，也不会轻易“奢侈”一回。

白如雪的爸爸是统计局的司机，妈妈是商场的销售员，前几年白如雪的妈妈大病一场，心血管搭桥光手术费就花掉了七八万，病好后一直没有上班，待在家里勉强为全家人做做饭，料理料理简单的家务，让原本并不宽裕的日子越发拮据起来。家里所有的开销包括妈妈的药费都是靠爸爸那两千大几的工资，好在六十多岁的爷爷当街摆的修车摊有些进项，能不时地接济他们一些。当然，这一切白如雪并没有一五一十地告诉宋歌，尽管她和宋歌是上下铺，是整个寝室乃至整个班级最要好

的同伴,从她们相识的那天起,从宋歌与她调换床位的那一刻起,白如雪就知道,自己与宋歌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

陈晨买好肯德基的家庭套餐,端着托盘四下张望着寻找座位。什么时候来肯德基都是人满为患,陈晨最心焦的就是举着托盘等座位,看着诱人的鸡腿吃不到嘴。忽然,陈晨发现两个女同学宋歌和白如雪正在角落里边吃边聊,他高声招呼她们,宋歌,白如雪,这么巧你们也在啊?左闪右躲挤过人流来到她们身边,白如雪拿起身边的背包给陈晨让出座位,宋歌瞪大眼睛看着陈晨的托盘,惊叫,陈晨,你这是几个人吃啊?陈晨从纸桶里拿出两个鸡腿在宋歌和白如雪的面前各放一只,我不吃饱了怎么减肥啊?来来,你们帮帮我,别浪费了。宋歌和白如雪笑得喷饭。陈晨有些手足无措,他倒不在乎有个副市长妈妈的宋歌怎么看他,他在意的是不能惹长得娇美动人,又弹得一手好古筝的“校花”白如雪的反感,他更加殷勤地把托盘里的食物分送给她们。这顿晚餐,陈晨吃得既紧张又开心。周一上学他又有资本跟特长班那帮难兄难弟们吹嘘了,在他看来能和大名鼎鼎的宋歌和鼎鼎大名的白如雪一道用餐是莫大的荣幸。

白如雪与宋歌、陈晨在肯德基店前分手,目送着宋歌坐上出租车,陈晨骑车绝尘而去,才快步跑向不远处的公交车站。挤进人挤人、身贴身的公交车里,白如雪眉头紧皱,车外行人穿梭,霓虹闪烁,临街店面落地玻璃里的模特雍容华贵,把城市的夜景装饰得奢靡、艳丽。白如雪木然地听着乘务员一遍遍报着站名,直到身边的人越来越少,直到听见那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站名——九大街,才木然地下车。

九大街在市区南端,是一年前才贯通的一条东西大街,宽度可以一至八大街媲美,街景却比不上八条之中任何一条。九大街北面新建的“梦巴黎”富丽堂皇,是这条街上的标志性建筑,与它相对的路南是春苑小区,除了路灯明亮外,往里则是一片参差不齐的城中村,幽暗漆黑,白如雪家就住在这个有个好听的名字,却让人无法与名字联系起来的小区里。这里是市区最后一批未完成改造的城中村之一,不是政府不作为,最近几年拆迁改造计划年年都列入政府工作报告,年年又因为满足不了少数住户的额外要求而搁浅。

对于拆迁,白如雪是最积极的拥护者,爷爷则是最坚决的反对者。白如雪盼望着早些和同学们一样住进宽敞明亮的楼房,至今她都羞于告诉同学她家的住址,爷爷的修车摊就摆在小区路口,整个小区没人不认识爷爷。

白如雪一下车就看见了爷爷在收拾车摊,刚要和爷爷打招呼,一个和自己年龄不相上下的小伙子骑着自行车停在了爷爷面前,从兜里掏出一元钱扔给爷爷,老头,给你一块钱,把气给我打上。白如雪看着爷爷从三轮车上掏出已经装好的气筒,佝偻着身子给小伙子打起气来,打好气,小伙子扬长而去,爷爷弯腰拾起一元钱,用手擦了擦装进衣袋。

白如雪目睹着眼前的一切,泪水慢慢涌上眼眶。

尹剑兰不愧见过世面,与丈夫在商海里摸爬滚打了十多年,知道欲置敌于死地,必须先要摸清敌情。她来到儿子卧室,看着书架上儿子高中会考时照的班级合影,小心取下,一面擦拭着上面的灰尘,一面装作不经意地来到了楼上儿子身边,小凡,这个女生叫什么来着?妈妈有一